

评弹选集

陈灵犀 邱肖鹏改编

PINGTAN XUANJI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評彈選集

陈灵犀 邱肖鵬 改編

評 彈 選 集

陈灵厚 邱肖鸞改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7/16 字數：55,000

1958 年 4 月第 1 版

195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：1—6,000

統一書号：10077·757

定价：(6) 0.22 元

編 者 的 話

我們兩年來出版了不少中篇評彈和短篇評彈（包括傳統評彈精華），據業余演出單位反映：由于人力、時間的限制，不可能排演中篇，希望今后多出版短篇評彈，或者選輯比較優秀的中篇評彈中書情可以獨立的回目，彙編選集，供應演出；這本選集就是根據讀者意見，從中篇評彈中選編了四回書：“長亭送別”（林冲）、“三蓋衣”（碧玉簪）、“法場判斷”（寶娥冤）及“仗義引魂”（麒麟帶）。這些作品，都請作者重行整理，書情集中，每回有起訖，可以單獨演出。思想傾向也是健康的。“長亭送別”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殘酷迫害，是當時人民的控訴。“三蓋衣”和“仗義引魂”歌頌了古代婦女的善良品德：李秀英三蓋衣的思想過程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夫權思想對婦女的壓迫；張采貞是與“情探”的敷桂英同是善良的鬼魂，她對姚麒麟的一往情深，正揭示了他的丑惡的靈魂，同時也贊揚了李世忠嫉惡如仇的正義行為。六月飛雪，血凝白練，反映了寶娥為伸正義和不屈服於命運的鬥爭意志。這四回書在藝術上掌握了評彈的特性，刻劃人物比較細致生動；“法場判斷”唱詞多，也有特色。

這是我們的嘗試，希望讀者多提意見，幫助我們改進工作。

1958年2月

目 次

長亭送別(林冲)	陈灵犀改編 (1)
三蓋衣(碧玉簪)	邱肖麟改編 (15)
法場判斬(寶娥冤)	邱肖麟改編 (36)
仗义引魂(麒麟帶)	陈灵犀改編 (52)

長 亭 送 別

〔林 冲〕

陈灵犀改編

〔表〕林冲被高俅陷害，說他持刀私闖白虎堂，送到开封府問罪，照例私闖節堂，依律当斬。开封府尹滕國華，曉得这樁事体是冤枉的，所以特別周全，判下林冲的罪名是誤闖白虎堂發配滄州。單憑一个“誤”字，保全了林冲性命。今朝是發配日脚，在堂面上二十脊杖，还喊了个文筆匠，在林冲面上刺兩行字：“配犯林冲”，趁鮮血淋漓，就拿墨汁來塗上去，那是永生永世都勿褪的。这是宋朝法律，叫“打金印”。林冲头頸里戴面七斤半重的枷，叫断头鉄叶护身枷，手上还有铐，身上罪衣罪裙，赤脚，着一双蒲鞋。押解公差，一个叫董超，一个叫薛霸。高俅得着这个消息，想林冲發配滄州，倒保全了他的性命，那是我一定要弄死他，决勿能放过，所以馬上差陸謙去尋董超薛霸，送他們十兩金子，每人五兩，关照在野猪林里結果林冲的性命，拿他刺金印的面皮撕下來，回轉东京复命，还有十兩金子好賞。董超薛霸因为是高俅的命令，又有金子好到手，自然答允。現在兩家头領了一角公文，押了林冲，出开封府。

董 超：林冲，走！走！走！

林 冲：〔表〕林冲本來棒瘡还勦痊愈，現在又是二十記脊杖，打得皮破血流，所以兩腿疼痛，走起路來一顫一顫，跟在

两个公差背后。(白)有劳二位头兒了!

董 超：有劳，有劳点啥？你是犯法充軍，算我們勿識头❶，陪你充軍！阿有啥帮帮忙，脚里帶紧点！

薛 霸：蛮准，此地到滄州，要千外里路，請你脚里明白，我們还要回轉东京來吃端陽粽。

林 冲：(表)林冲沉倒了头勿接嘴，肚皮里轉念头，想我今朝离开了东京，勿会有轉來的日脚哉。东京城里，嚙啥掉勿落，只有家小貞娘，牽腸挂肚。今朝家小一定要到長亭來送我，叫我同她講点啥？唉！从此一別，后会无期，心里那能勿难过啊！

(唱)今朝發配离东京，

撇下貞娘苦零仃。

想少年夫妻如膠漆，

三載恩情深又深。

哪知道天空降下无情劍，

活拆夫妻兩地分。

我是无可奈何把恩情割，

割断恩情做陌路人。

却喜她未曾生育男和女，

并无牽累又年輕；

好另結絲蘿托終身。

(咕白)家小一徑愁煞飭生养一男半女，現在倒幸虧飭生养，好嚙啥牽累，我是休書也已經寫好哉。

(唱)我是寫下休書由自願，

落花流水兩无痕。

(咕白)一刀兩断，免得牽挂，倒是娘子勿曉得阿会明白

❶ 勿識头——觸楣头、勿吉利。

我的意思？

(唱) 怕只怕貞娘性子原剛烈，

見了休書要一命傾。

(咕白) 哎呀！我休書未寫好，帶在身邊；叫我那能交給家小？我們夫妻，三年來恩恩愛愛，几化要好，今朝家小看到我的休書，那是用勿着說得，勿是气煞，定是哭煞。如果休書勿拿出來，耽誤了家小的終身，我又怎能對得起家小？(表) 林冲想來想去，想着哉，哦，只有如此，讓我拿張休書交到老丈人手里，免得家小在長亭當場难过。

[表] 董超薛霸押了林冲，三家頭一路而來，直到長亭。林冲又勿能坐，只好蹲着身體在老等，阿有啥老丈人先到，腰兜里這張休書就好交給他哉。林冲末在等，只見亭子外面有人來哉。

張 勇：(念) 无端大禍降門庭，

兒婿今朝要充軍，

赶到長亭心已碎，

唉！這叫做斷腸人送斷腸人！

(表) 啥人？就是林冲丈人張勇張教頭。今朝為了林冲要發配滄州，同女兒張貞娘要到長亭來送別，貞娘還在屋里等轎子，佬佬先赶到長亭上來。看見押解是董超薛霸，認得的，要緊過來招呼一聲。(白) 二位頭兒辛苦了。

董 超：原來是張教頭。你倒早啊，我未吃了這碗飯，也叫嚙設法。你阿是來送林教頭？

張 勇：是啊。小婿林冲，發配滄州，一路之上，還望二位多多照顧。

董 超：有數，都是自家人，我們會照顧的，你放心好哉。

張 勇：(表)張教頭在衣袖管里摸出一錠銀子。(白)啊二位，這里有一茶之敬，還請收了。

董 超：(表)董超看見銀子，還要假客气。(白)啊呀呀，張教頭，你太客气哉，用勿着的呀！老实說，都是自家人，客气點啥？你就是勿关照我們，路上也要照顧林教頭的。不過我曉得你的脾气，你既是拿了出來，是勿會再拿進去的，阿是？這次就拿了，下次無論如何勸客气哉。(拿銀子)你們談談，你們談談。

張 勇：(表)佬佬氣啊，還說得出有下次來！要緊走到林冲身半邊。(白)呀賢婿！

林 冲：(表)林冲看見老丈人到來，心里交关意勿過，連忙硬撐着立起身來。(白)岳父大人有勞了！

張 勇：(表)張佬佬看到女婿如此狼狽，心里十分难过。想林冲原是一位英雄漢，我也沒有兒子，揀中他做女婿，就巴望他半子之靠，現在碰着這樁飛來橫禍，我們兩家人家還像啥人家！佬佬一陣心酸，眼淚也落下來哉。(白)哎呀賢婿呀，你被奸賊所害，竟落得這般光景！

林 冲：哎呀！這都是小婿的不是，連累了岳父大人。

張 勇：(咭白)如何好怪你，又勿是你去惹出禍殃來的，高俅老賊要害你，你哪里逃得過他的手？(表)勿要使得女婿心里加二难过，讓我來安慰他兩聲吧。(白)賢婿呀！

(唱)平地風波起禍殃，

都是那高俅惡賊喪天良。

害得你披枷帶鎖滄州去，

害得你背井離鄉出汴梁。

但願你留得青山仇可報，

休因氣惱悶胸膛。

但願你遇難成祥逢大赦，

平安無事早回鄉。

(白)賢婿，你到了滄州，自家保重才是。你家娘子即刻便到，与你送衣物到來。

林 冲：(表)林冲想家小就要來哉，那是我有一句要緊閑話，赶快說吧。(白)岳父大人，想小婿蒙此不白之冤，發配滄州，生死二字，早已置之度外，惟有一事放心不下。

張 勇：(咕白)噯，有一樁事體，放心勿落，啥事體呀？(白)呀賢婿，為了何事，放心不下？

林 冲：小婿為的是……

張 勇：(咕白)为啥吞吞吐吐，對我丈人還有啥勿好講？(白)畢竟為了何事？事到如今，盡講不妨。

林 冲：(咕白)到現在還有啥閑話勿好講。(表)我身邊一張休書，早已預備要交給你老丈人，趁家小還勸來，快點說吧。(白)岳父大人，小婿為的就是令媛貞娘……

張 勇：(表)噯，為了貞娘。(白)賢婿，貞娘在家，自有老漢照料，你正不必擔憂。

林 冲：啊岳父大人，小婿所慮，非為貞娘生計之事。

張 勇：(咕白)勿是貞娘日長時久過日脚事體，還有啥事體放心勿落？(白)究竟還有何事放心不下？

林 冲：(表)林冲叫啥要提到拿家小休脫這句說話，也有點口軟，說勿出嘴。(白)只是為了……

張 勇：哦，老漢明白了。(咕白)大概怕你走了後有人來欺侮貞娘，那是有我老漢，你放心好哉。(白)賢婿離家之後，貞娘搬至老漢家中居住，倘若有人前來欺侮于她，老漢雖然年近，我的鋼刀決不容情，賢婿但放寬心是了。

林 冲：(表)林冲想老丈人有血性，還有當年之勇，不過你事體

弄錯哉，辰光勿能多屏，讓我講明白吧。(白)啊岳父大人，想俺林冲此去滄州，不知何日才能回來，撇下娘子在家，為俺受苦，于心怎安？何況娘子青春年少，為林冲誤了終身，更是不當，因此懇求岳父大人……

張 勇：賢婿怎講？

林 冲：准于分離。

張 勇：啊！(表)啥物事，你要拿家小休脫？佬佬心里氣啊，一時哪里遏得住？(白)啊賢婿說話好無理也！

林 冲：小婿不敢。

張 勇：(唱)想貞娘一向多和順，
你們三載夫妻恩愛長。
今朝不幸遭橫禍，
你是暫時分別走他鄉；
破鏡重圓來日長；
你怎能狠心腸，撇糟糠；
把結髮恩情付汪洋。

林 冲：(唱)岳丈呀，非是林冲无情义，
愁只愁何時才得轉門牆。
怕只怕此去滄州成永訣，
苦則苦娘子終身沒靠防；
她青春斷送要受淒涼。
故而我冒死懇求賢岳父，

(白)啊岳父大人……

張 勇：唔！(咕白)這是算啥說話！

(接唱)賢婿之言理不當。

想枯木逢春花再發，

林 冲：(接唱)我好比鰲魚上鉤猛虎落平陽；

只怕是一去茫茫要隔陰陽。

還望岳父開恩典，

准許分離拆鴛鴦；

免教娘子守空房。

(表) 林冲在腰兜里拿昨日寫的休書挖出來，想丈人閑話雖然勿錯，不過天大的災殃，我应当自家去頂，哪能够連累家小？我現在拿出這張休書，夫妻名份，就此完結，所以心里也蠻难过，雙手捧了這張休書，送到丈人面前，“扑”，双膝跪倒。(白) 岳父大人，小婿心意已決，休書一紙，還望岳父收了。

張 勇：啊！(表) 佬佬看見休書倒呆脫哉，我還只當他是嘴里如此說，勿料休書也已經寫好哉。(白) 噯！賢婿，你好不應該！想我張氏門中，无有再嫁之女，你休要如此，快快起來。(表) 双手扶起林冲。

林 冲：(表) 林冲想丈人勿肯接休書，那能办呢？讓我再求求他，一定要他答允了完結。(白) 岳父一番美意，小婿万分感激，只是生死莫卜，枉自兩相耽誤，還望岳父可憐林冲，依了小婿；倘然岳父不依，林冲縱能僥幸歸來，也誓死不与娘子相聚。

張 勇：(咕白) 噢，你倒說得“割裂”^①！(表) 佬佬也發耿勁哉。(白) 喔唷呼呼呼！(气狀) 想休不休由你，我女兒嫁不嫁由我，我不將女兒改嫁，难道你能强迫老漢將女兒改嫁不成？你回轉東京，縱然不來与你家娘子相見，你家娘子，还是要盼望你回來，她決无二心！

林 冲：(表) 林冲想老丈人說得阿要耿啊？不过如此一來，苦了啥人呢？頂苦还勿是苦了家小貞娘？現在老丈人在火头

① 割裂——尽、絕。

上，閑話說勿上，嚙没办法，只好拿這張休書，仍旧望腰兜里塞好，想还是等家小來了当面再談吧。

張 勇：（表）正在這辰光，看見一頂小轎來哉。佬佬曉得女兒來哉，想可以讓他們小夫妻講脫几句。（白）啊賢婿，你家娘子來了，你們小夫妻談談吧。

林 冲：是是是！（表）林冲看見家小來末，連忙將頭一“別”，啥事體？因為這面孔上，剛正打過金印，刺了“配犯林冲”四个字，血還在滴下來，怕家小看了，加二要伤心。所以林冲“別”轉了頭等貞娘上來。

貞 娘：（表）張貞娘為了小官人今朝起解，坐了轎子，赶到長亭來送別。到長亭停轎出轎，錦兒拿了包裹，攙扶了貞娘走過來，先到老娘家●身半邊。（白）爹爹。

張 勇：兒啊，快快上前，與你家丈夫說上几句吧。

貞 娘：是！（表）張貞娘一路過來，心里交关难过。想今朝男人發配，我來長亭送別，勿曉得今朝一別，几時再得碰頭？恨來恨去，要恨高俅老賊心腸太狠哉！

（唱）可恨高俅太狠心，

定下了借刀毒計害夫君。

今日里良人發配滄州道，

棒打鴛鴦兩地分。

想我們夫妻結合剛三載，

夫唱婦隨恩愛深。

不幸風波平地起，

枝頭驚散鳥同林。

（表）貞娘踏到亭子里，看見小官人罪衣罪裙，刑具滿身，如此狼狽樣子，一陣伤心，兩行眼淚，直扑到小官人

● 老娘家——這裡指張勇——父親。

身上。(白) 噯呀，官人呀！

(唱) 你今身遭橫禍成冤獄，
全是那岳廟燒香起禍根。
高世德父子同謀施毒計，
害得你披枷帶鎖去充軍。
官人呀，我是此刻長亭來送別，
霎時間便同孤雁宿寒林。
還望你路途之上多珍重，
珍重堂堂七尺身。

林 冲：(表) 林冲看見家小哭得如此伤心，心里那能勿难过，一肚皮閑話，一時倒无从說起，勉強安慰家小一声。(白) 啊娘子，想林冲被奸臣陷害，多蒙开封府尹开恩，却还留得性命，娘子應該轉悲为喜，不用伤心。

貞 娘：(表) 貞娘想閑話勿錯，虽然發配滄州，性命总算保全哉。倒是千里迢迢，你一路上要吃几化苦头，叫我怎能放心得下呵！?(白) 官人遭此不白之冤，远配滄州，人虽未亡，家已先破，从此天南地北，如何是好！?

(唱) 官人呀，你是今朝离了东京地，
不知你何年何日轉家門。
你是充軍發配滄州道，
歲月茫茫受苦刑；
教为妻哪得不伤心。

(表) 想我們夫妻結婚三年，从來勸有閑話高低一句，真是十分恩爱。哪里想到飛來橫禍，小官人充軍發配，非但路上吃苦，到了滄州牢营里，还勿曉得要多少日脚才苦头吃出头，我哪里放心得落？(白) 也……罢！

(唱) 官人呀，我今伴君同往滄州去，

同受災磨同死生；

鋼刀斬不斷夫妻情。

林 冲：娘子，哪有这等事？还望在家保重为是。

貞 娘：（咕白）唉！勿能跟小官人一道去末，怎样呢？（白）啊官人呀，此去滄州，千里迢迢，不知何日归來，官人可有什么說話，对做妻的說上几句呀！（哭）

林 冲：（表）林冲这样一个英雄，听完家小一番閑話，还要問他几时好轉來，心里难过啊，眼泪也落下來哉；想你还要等我回來做啥？本來林冲刺金印的半边面孔，勿預备給家小看見；現在心里一急，倒熬勿住哉，“別”过头來。（白）啊娘子，想林冲不幸，被奸臣害到这般光景，娘子你來看啍！（指臉）

貞 娘：啊！（表）張貞娘看見男人面孔上血漬淋漓的兩行金印，心里痛呀！（白）噯呀官人呀！

林 冲：娘子呀！

（唱）可恨高俅定下賣刀計，

欲殺林冲起毒心。

倘非开封府尹來超脫，

林冲早作斷头人。

虽然是如今僥幸留微命，

（白）这臉上的兩行金印末——

（接唱）是我終身耻辱痕；

我是有何面目見親鄰。

这样的丈夫何足道，

你何必痴心盼我轉家門。

（咕白）我就是能得轉來，你還有啥巴望？（白）娘子呀，这臉上的兩行金印，是俺林冲終身之辱，縱然逃生，还

有何面目再去見人？妻呀妻呀，你你你……還盼望我回來作甚呀！

貞 娘：（表）貞娘想，噯，你為了面上刺了金印，勿好見人，連得屋里也勿想轉哉。這閑話勿對，大概小官人氣傷了心哉，讓我來勸勸他。（白）啊官人，你休說此灰心喪氣之話，但願吉人天相，朝廷大赦，官人能得平安歸來，你我夫妻，猶得團聚。

林 冲：（貼白）你还巴望我轉？（表）朝廷大赦到底是渺茫的，我本來要當面告訴家小，將她休脫，現在看家小如此傷心難過，倒又說勿出口。家小的脾氣我是曉得的，她聽到我要將她休脫，那是一定要哭煞在長亭上。這樣吧，好得家小也是聰明人，我來露點口風給她听听。（白）娘子呀，你是哪里知曉啊？卑人還有話講。

貞 娘：請問官人，还有什么言語？

林 冲：（唱）娘子呀，何況我迢迢千里充軍去，

只怕是凶多吉少命難存。

今日生離同死別，

此生哪得再相親。

想三年恩愛成春夢，

待等來生再報答你娘子恩；

望娘子自家保重自家身；

莫把林冲挂在心。

（白）呀娘子，林冲此去，定是凶多吉少，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，事到如今，也不是林冲的忍心啊。

貞 娘：（表）張貞娘听完小官人這兩句閑話，心如刀割。不過小官人，你放心好哉，就是萬一不幸，你小官人有啥三長

兩短，我張貞娘活是林家人，死是林家鬼，沒有第二句話說。

(唱) 無論生死情難割，
生同衾，死同墳；
我和你生生死死要結同心；
我貞娘決不做負心人。

(白) 官人，你我夫妻，暫時分別，总有破鏡重圓之日；官人倘有不測，做妻的惟有一死相從，決不願偷生人世的！

林 冲：(表) 林冲听家小說她非但要等我轉，万一我死了，她還要同我一道死。哎呀，她还听勿懂我的意思。那是只好再說得明白点，好讓她死心塌地。倒是那能說法呢？一想末有哉，她是張家的独养女兒，况且她蛮孝順爺，倒勿如拿張氏一脉香烟來提醒她，讓她另外嫁人吧。(白)
啊娘子，此言差矣！

貞 娘：做妻之言，差在哪里？

林 冲：喏！

(唱) 我和你料想今生難相見，
我是只能撇下了夫妻情。
娘子呀，你是青春年少須珍惜，
想岳父他是年已近，髮星星；
又无骨肉又无親。
張氏香烟全仗你，
你要仔細思量仔細忖。

(白) 你不能为俺林冲，斷送一生，要为張氏香烟，珍重此身才是啊！

貞 娘：(表) 張貞娘听小官人这几句話，当中有点因头在內